

对话

虚构是盐粒,让现实更有味道

■ 龚万莹 辉 城

闽南在细节里,因此我 想要将那些风物、人物放入 言语中封存,因为他们组 成了闽南

辉 城:万莹好,恭喜你第一本书《岛屿的厝》出版上市。这本书是我重新工作后编辑的第一本书,我很荣幸能遇到它。你的小说中有许多闽南方言、风物习俗。我是读了这本小 说之后,才知道闽南有送王船、博饼这样的传统。想问闽南对你来说,意味着什么?

龚万莹:闽南是土笋冻、蒜蓉枝,是春天的薄饼。是海,是石狮子,是带着灯球的歌舞厅里飘出来的闽南语金曲。是那些在我生命里的长辈,阿伯和阿婶,是在岛上的海上的人。闽南在细节里,因此我 想要将那些风物、人物放入言语中封存,因为他们组成了闽南。我自然是浸泡在闽南文化中长大的,脑中自带闽南语歌曲小曲库,吃东西的时候觉得海鲜才是世界第一等,舌头说不顺“四十四只石狮子”,更说不了“黑化肥会挥发”。而我的性格里、血脉里灌注的海水让我不论走到哪里,都可以还原一座岛屿。所以我会说,闽南常常跟着我。

辉 城:我跟你年龄相仿,生活在广东。小时候常听闽南语歌曲,比如《爱拼才会赢》《世界第一等》《舞女》《爱情恰恰》等。小时候喜欢音调的动听,长大后认真读了歌词,才发现这些闽南歌中,曲调虽听起来悲伤,但底色却有一股坚韧与健朗的力量。在《出山》这部小说里,最打动我的,是一股日常生活中的坚韧与健朗。我读的时候,会产生一些恍惚感,觉得小菲就是你。这部小说里应该有你的经历在吧?你在处理身边的经验时,会回避熟人熟事吗?像张爱玲用家族里的旧事当资料,家人看了就非常生气。

龚万莹:小菲不是我哦,里面任何一个角色都不是我……感谢你把这个感受说出来,我原来没有意识到有读者会在我虚构的角色找作者的影子。当我意识到这样的眼光存在时,内心有种担忧,因为这会对作者的束缚。如果以后我需要编造更加激烈、强劲的情节时,我会不会害怕被对号入座?但我决心不让这样的担忧干扰创作的自由。

我看到帕慕克也写过这个问题,似乎作者有时会误解为书中的人。我觉得写作者要像演员一样,演出整套戏,灵魂附着在小说中的任意角色上面。这需要共情力和想象力出来帮忙。在这个层面上,你也可以说作者魂穿了小说里所有人物,不论男女老少。当然,我会随手采摘细节,比如留学生的知识、比如岛屿环境、比如闽南人的性情观察之类的素材。小说要做到栩栩如生,而不是单纯写生。我很同意张柠老师在《小说灵珠》里说过的,作者的真实体悟就像是酵母一样,一点酵让整个面团发起来。但作者不能干嚼酵母,不要对自己的生活进行“断层式开采”。我很少照搬现实,而是像包扁食那

样,把肉和菜切得尽量碎,包进去一点油馅就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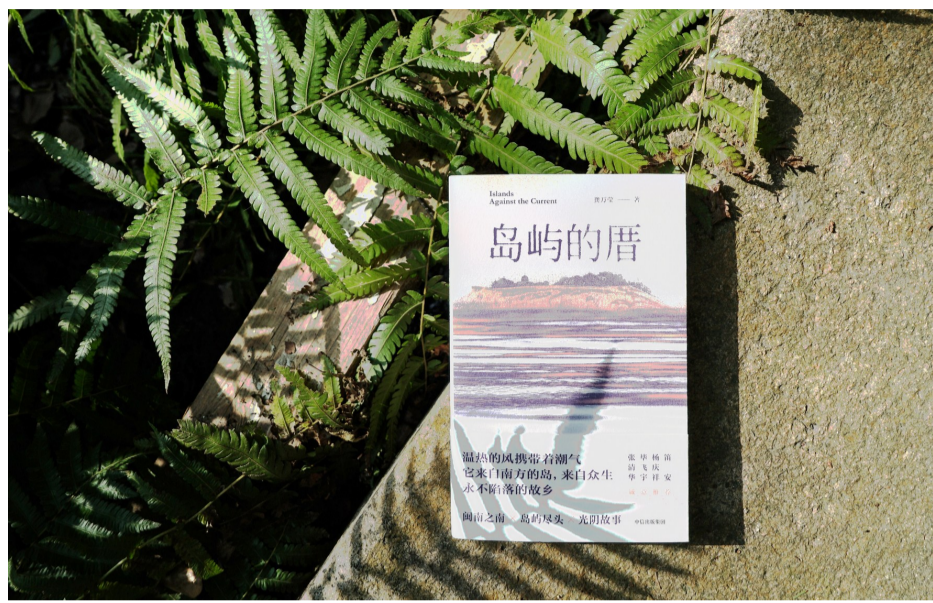
辉 城:原来不是你呀……不过,我觉得也不能怪我或者读者太能联想了。因为你的文字,有些非虚构的质感,让人感到特别真实,不像是小说。在叙述上,并没有特别追求奇情,而是踏踏实实地叙事。这就给我们造成特别真实的感受,仿佛小说与生活并没有明显的区分。小菲当然不是你,但多多少少都有你的影子在。因此,事实上你用文字建立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岛屿。它会是永恒的、凝固的存在。在现实层面,时间在流动,空间在变化。当你回到鼓浪屿这座现实的岛屿时,你会有割裂感吗?当记忆与现实不同时,你的心底里会产生某种愁绪吗?非虚构的叙事质感是你刻意的追求,还是说有写作上的渊源?

龚万莹:小说造境真实亲近,从而博取信任,偷偷伸出带肉垫的小爪子把读者的注意力轻轻按住,这只是虚构的技巧之一。虚构可以抵达永恒,却不是凝固的。故事世界自有其运行轨道,没有被写作者写出来之前,已然存在。就像小说集《岛屿的厝》里这个创造出来的岛屿,并不是鼓浪屿的简单“复刻版”,里面的建筑、人物、事件,都是虚构的。但它们以气味先捕捉了我,早在我知道自己要写之前。就是在那个雨夜我去买珍珠奶茶,然后就闻到了这气息,看见了老房子,看见了里面的人。这不是从我现实的世界里抓取的,而是虚构世界里生发出来的,然后虚构召唤了我。虚构是盐粒,让现实更有味,让我们提早品尝到所不能见的世界。我作为写作者,不是顾念所能见的,而是所不见的。所能见的现实与所不见的世界不同,本是真相,无关愁绪。

我早期写过非虚构,非虚构要从现实取材,要写真事,跟小说完全是两套逻辑。等手头几个小说写完,其实我也想专门写本非虚构的书,但就像我说普通话,也说英文,这是两种语言,两种语法。我写商业文案,也写文学,这也是两套并行的语言。当我写小说时,我就是在写小说,很多时候,我在小说里写的是我没有得到过的,而非我经历过的。

一本书是一块碎玻璃,只能努力反映出作者所观察所构造的一小片水土

辉 城:在你的小说里,我看你对人物似乎并没有特别鲜明的道德评论,近乎用一种自然的态度在对待。比如,洋葱与妙香的情事,被人撞破之前,大约是会有风言风语,但一旦被撞破,便自然而然地在一起。大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,没有非议。再比如《菜市钟声》里,被伤害的子女面对不负责任的父母时,亦无咬牙切齿的恨意。或者虽有恨意,但看到对方的境遇,心底里亦会生出宽容与同情,这股恨意亦随着时间而淡化、



消失。这点,我觉得是你的不同之处。没有将人物环境逼向极端,从而在极端处显示人性的幽微与挣扎。所以,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宽泛,你是怎么看待人性的?或者,你是怎么看待日常生活的?

龚万莹:没有人能在一本书里讲述整个世界的真相。一本书是一块碎玻璃,只能努力反映出作者所观察所构造的一小片水土。在岛上巷子里遇到某位寻常老太,结果你一问,人家当年是骑马驰骋,不爽就掏出双枪的潇洒人物。但你会遇到很多闽南阿伯阿婶,虽然有各种爹骂娘的矛盾,但互相吞忍下去才是常态,就像《菜市钟声》那样。岛上就这样,有传奇也有寻常。相对来说,这本书中《送王船》《鲸路》《白色庭院》就不算平和,会在更极端些的环境下讨论人面对生死的问题。

总体来说,我希望自己对人要有理解,哪怕是恨意,总要等到怜悯降临时去写才好些,或者说,可以越写对人越理解。比如《菜市钟声》里的水螺,本来当作反面来写,结果越写越理解她的复杂,这个角色好多人跟我说他很喜欢。当然也跟这是我的第一本书,对故乡不想太狠有关。

辉 城:这部小说,给我感觉整体性非常强。虽说是短篇集,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是长篇。小说中的人物,穿插在其他篇目中。在A篇一闪而过的人,到了B篇便成为了叙述的重点。故事永远在往外延展,就像生活没有尽头似的。九个小说里的人物都是穿插出现的,当初为什么会这样构思?

龚万莹: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这样的结构,我后来想,有可能跟我在小岛上长大有关。我记得小时候去龙头路买麻糍,一路上遇到好多人,都互相认识,打完招呼,买完一袋麻糍,回到家,又遇到刚才的人。所以岛上的人生命就是缠绕在一起的,这就是原来的样态。这本小说集都是放置在岛屿上的故事,那人物就自然交错了。

人有时候是先知道自己的路,再把脚放到路上的

辉 城:你的小说里,写了蛮多闽南方言。读的时候,会觉得一群闽南人活生生站在眼前。最近几年,青年作家们似乎都在尝试,将方言纳入到创作中。如周凯的《苔》,写了四川乐山的方言,林祥的《潮汐图》写了粤语。你是怎么看这种创作趋势的?

龚万莹:吓人,我谈不了大趋势……说实话,我写时没考虑过趋势,只想写岛上的故事。但是岛上的人一讲普通话,就必须用闽南语背课文,然后我们才慢慢变成讲普通话。老师的担忧也不是不能理解啦,闽南语影响我们学语文的语法。比如很多同学会说:“他给我打”。闽南语的意思就是,他打我。而普通话的意思是,他让我打他。更不用说折磨人的平舌翘舌了。

从作者的角度说,我想造出相对真实的情境,因此会使用闽南语。其次,我们的方言里有很多活跳跳的东西,我觉得很有趣,想用。之后如果我写到上海、杭州、河南,必要的话我也会用方言,不一定就是闽南语。总而言之,自然生发,欢喜就好。

辉 城:你是“85后”,曾在外企工作,职位也蛮高。从现实的角度来看,写作尤其是严肃文学的收益,是极为可疑的。是什么契机让你毅然离开外企,投入到文学创作中?

龚万莹:也没有到“毅然”这么勇敢啦。人有时候是先知道自己的路,再把脚放到路上的。我大概在2013年时隐约感觉到写作是我在这世上最想做的是,是那“上好”的事。自己在写的时候,写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喜



龚万莹,生于厦门鼓浪屿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硕士,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研究生在读。小说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,收获《钟山》《天津文学》《西湖》等。作品《鲸路》入选中国小说学会二〇二三年度中国好小说排行榜。

悦。有这想法后,也知道写作作为一种职业还是挺有风险的,理性上希望当作一个爱好就好。谁知越写越认真,脑子控制不住心。但同时,自己在外企的事业发展也很顺利,公司正要给我升职。可感性有时候会突然爆发,扭转局面。特别是我在那些年,遇到了另一些艺术创作者后,我发现自己真正的爱无可抵赖,又刚好跟公司合约快到期,还有老板情义相挺,就离职了。我是有很长时间的思考,加上机会和一瞬的感性爆发,做了这个决定。

但我只是辞职,而不是完全脱离了商业,我至今也还在做商业咨询,毕竟写作收入不稳定嘛。我不是把一棵树砍断,去种另一棵树,而是让一棵树为另一棵树送养料。过去的经历我现在都很感谢,它带着我去希腊、英国、荷兰工作,去跟了不起的商业伙伴们共事,很多人跟我都还保持着联系。在商业中锻炼的能力,也能在写作这条路上继续帮我。过往并不是我要割断的,如今依然是我的养分。

辉 城:好的,最后一个问题。如今你终于出了个人的“第一本书”,是什么样的感受?

龚万莹:我之前想过,拿到第一本书该多激动呀!结果,拿到书时,我竟然很平静。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在写下一本书,对这本书有一种如鸟出笼、果子掉落的感觉,好像跟它不似过去两三年那般亲密,隔着些距离了。这是好事。一本书完成了,就不能一直将它死死抱在怀里,更不要离得太近,毕竟有更多人要去读它。放开它,这样的距离可以产生容纳评价,更新自我的空间。

写完这本书,还有种再度离乡的感觉。不论是现实中或是创作中,我都无法长久停留在家乡。在岛上的人都知道,海潮一刻不停,人活着也如此。我之所以从故乡开始写,是因为那是我出发之地。但写着写着,才发现岛屿必须向后退,人才能向前走。写完了书,人离了岛,新的旅程就慢慢展开了。

龚万莹:一个充满灵气的小小说家

■ 贾 想

语言的活力,就是创造的活力。对于整个这一代的小小说家,语言活力的丧失可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,一个大问题。要么是一种“冷的语言”:观察、分析,处处显示着观念的介入和思维的在场。要么是一种“枯的语言”:平静、客观,想象力的自由和叙述的激情从中退却。语言活力的问题,直接关系到小说家的艺术活力、原创能力。而龚万莹语言的活力是那么直观。这是词语的浮世绘,是热闹极了的语言、铺张浪费的语言,几乎是溢出来了。但在描写一张脸、一场雨、一个瞬间的时候,你又感到一句都不能缺,千朵万朵,正可大饱眼福。

语言的天赋不会骗人。何况在叙事层面,龚万莹也展现出了高水准的完成能力。这种情况下,我决定厚着脸皮,主动索要她的微信。后来我们见了面,她操着一口标准的闽南普通话,讲她其实是一个鼓浪屿上长大的孩子。《夜海皇帝鱼》的夜海,正是“鼓浪屿四周海茫茫”的那片海。她还讲,她创作不过一年多,已经写了一系列鼓浪屿的故事,正要出版。其中一篇叫作《鲸路》,已经被《收获》留用。

不必多讲,我肯定要读。又是一个难忘的午后,读完《鲸路》,我暗暗赞叹,居然比《夜海皇帝鱼》写得还要好。她写了一个唯物的普通人,如何以肉体凡胎,以一种脆弱的精神结构,面对死亡、消化死亡、升华死亡。我没想到,她可以逼出这样的精神强度。我对小说的结尾

念念不忘:“去吧,天地间无阻碍。”这里不仅是小说叙事的完成,还是气息的完成、语言的完成、旋律的完成。这个结尾让我想起苏童《妻妾成群》的结尾:“颂莲说她不跳井。”这种结尾,是休止,同时也是飞翔。小说的形式,在这里呈现为一种音乐,一种审美的余音不绝。那时我更加确定,一个充满灵气的小小说家出现了。

二

转眼,她的小说集《岛屿的厝》就送到我的手边了。对于这部集子,我当然怀着严格的期待,同时也怀着一种解读的压力。因为我预感,龚万莹不会让我轻轻松松完成这趟旅程。初读,这几乎是一本中国的《米格尔街》,通篇洋溢着兴高采烈的天真与绝望。《大厝雨暝》和《浮梦芒果树》两篇,都是孩童视角,大厝与阿嬷、芒果树和阿妈,在孩子的眼中成为一体。大厝倒塌,阿嬷故去;果树伐断,阿妈病重。在孩子生机勃勃的眼中,疾病也变得可爱,生命的逝去如此轻盈。她写阿嬷的离去:“天是宽阔高远,满山塔柏在微风里震颤,蒸腾着清香,阿嬷轻轻捏着我的手,跟我一起迎风面对四围凌乱的墓碑,好像我俩都只有五岁。……想来,阿嬷住进那里面已经十六年了。”哀伤拂面,不着痕迹。但一篇篇读下去,读到《送王船》

《鲸路》,直至《白色庭院》,好似从海岸走入深海,水更加深,光愈发暗,岛的烟火渐行渐远,海的压力不断加强。哪里还有人间欢乐场,有的是大雾、巨浪、雨的无限和海的低鸣。但我想,我这是在接近一个陌生的龚万莹了。这个在鼓浪屿上呼风唤雨,驾着语言的奥德修斯之船出海,一只手召唤死者,一只手消弭苦痛的人物,哪里还是一个天真、热烈、敏感的孩子?

她分明是一个祭司。一个文学祭司:这就是龚万莹的秘密身份。我想提请读者注意,这部小说集里处处都是葬礼,都是死者。我进而要指出,龚万莹的几乎每个故事里,都藏着一场隐秘的祭祀仪式。无论是《送王船》的烧船,《鲸路》当中的鲸爆,还是《出山》结尾的教堂弥撒。这些变形的祭祀仪式,都指向同一个目的:让死者从世俗世界当中解脱、升华。一个孩童一样天真敏感,一个讲起故事来兴高采烈的小说家,却对死亡和祭祀情有独钟,这不是让人费解的事情吗?要讲出个理由来,我们必须先去拆解龚万莹的小说世界。

拆开这些故事之后,我所得到的是一个分成了两半的世界:一边是人的世界、岛的世界。这是一个热气腾腾、人声鼎沸、烟火弥漫的世界。鼓浪屿的土著居民,住着古老的大厝或者庭院,卖着海里打捞上来的海货,操着生龙活虎的闽南口音,聚居在一个小小的熟人社会

里。他们互相取暖,也互相伤害。他们谈着无爱之恋或者禁忌之恋。他们在狭小的岛屿上制造着道德与梦想的风波。一座传统的大钟,以均匀而破败的钟声,控制着岛上的生活节律和精神节律。亲密与厌倦,安稳与无望,同时笼罩在岛与人的身上。

而另一个世界呢,我要分两个层次说。在形而下的、可见的层次上,这是一个海的世界。海环绕着岛。海是岛的言外之意,是岛的渴望与岛的恐惧。尤其要强调的是,在龚万莹的笔下,大海可不是什么美丽、辽阔、自由的代名词,这不是一个“面朝大海、春暖花开”的大海,不是一个陈词滥调、浪漫主义的大海。相反,在整个故事集里,大海扮演着非常古老的角色。龚万莹对海的想法,与古希腊人、古希伯来人面对大海的看法一样:它危险,原始,神秘,恐怖,是一个“颤动的、巨大的生命体”,暴露着自己的克苏鲁属性。这里的海,与古希腊、古罗马神话当中的冥海、《圣经》当中的红海,是同一片。因此,在第二个形而上的、不可见的层次上,这是一个原型的、强大的、蓬勃的、未经驯服的神圣所在。

这难道不是一场庄重的祭祀吗?仪式之后,龚万莹写道:“天地都是水,现在的水和过去的水,连成一片完整的水域。”水,落在俗世也落在天堂,落在生人身上也落在死者身上。一个处处都是水的世界,是一个没有分裂、没有差别、没有苦的世界。因为这是一个暂时获得了完整性的世界。一个完整的世界,才可以成为一个拯救的世界。负罪、惩罚、拯救。死亡、祭祀、升华。这三拍子的永恒舞步,是从时间的开始到时间的结束,人类能够不断复活的华尔兹。龚万莹,天地间无阻碍,你跳吧。

三

我发现,龚万莹故事的高潮,往往发生在海滩——岛与海的连接处,因为这是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的接壤之地。《鲸路》最后的那场“鲸爆”仪式,就是如

